

十月的太阳,依旧热烘烘的,云朵飘过,天空的蓝更高了。

小玉顶着一条蓝毛巾,在太阳底下把机器翻出来的土豆,收拢在一起,地里不一会儿就堆起一座座小山。

“突突突”,是磊子,他把摩托车停在了地头,弯腰从地头拾起了土豆。小玉拿着装满开水的大瓶子走了过来。

“磊子哥啊!喝水!别弄了,弄一身土!”小玉说着递过开水瓶子。

“小玉,你这土豆铺展一地,来回收拾,老费劲了。不如趁着价钱高,赶紧卖了吧?”磊子望着小玉,眼神交接了一下,马上躲闪开了。

小玉的脸被太阳晒得通红,闪着一层润泽的光,她用蓝毛巾抹了一下,对磊子说,“大车贩子到地头来收的,价钱低得到肉皮,不划算。”

“城东的粉条加工厂,收到2块钱一斤。我的打算拉着卖了去。你要是卖,我下午用皮卡车一起拉着。”磊子说。

“哦,我等会儿回家和强子商量商量,看看是我做粉条还是卖了?”小玉迟疑了一下,做粉条。

小玉回到家,强子已经做好了凉面条。强子病的这几年,除了去外面治病,就没有出过家门,做饭的手艺却练了出来。小玉美美地吃了两碗面条,夸强子做的饭赶上街上开饭店的吴老二了。小玉开玩笑说,等你腿好了,咱在街上租间门面也开个饭店。强子听了小玉的

## □小小说

# 金梭和银梭

张海洋

话,笑得脸上皱纹绽开了花。

“磊子说城东粉条厂的土豆收到2块钱一斤,咱卖不卖?”小玉一边收拾碗筷一边问强子。

“哦,比贩子一斤贵5毛呢。卖了也行,省得来回折腾了,自己做粉条还得请人帮忙,多卖不了多少钱。”强子脸上的皱纹又聚在了一起。

“磊子说他下午去城东卖,可以用皮卡车给咱捎着。”小玉边说边盯着强子的脸色。

“正好省事了。去时给他车加点油,回来晚了请他吃个饭。人家给咱帮忙不能亏了人家。”强子是个脸面人。

在小玉的地头装好车,日头已经开始西斜,两人坐上车,哒哒哒,汽车发动起来,发出清脆欢快的马达声朝着城东驶去。

卖土豆的真多,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,才轮到磊子和小玉。又慌着卸车,称重、开票、领钱,小玉看了下时间,已经晚上八点多了,强子也不知道打个电话问问情况。

卖完土豆,磊子启动车就返程了,路过县城,小玉又用卖土豆的钱买了部

新款手机。看着磊子不解的眼神,小玉解释道:“给强子买的,他腿脚不方便,打工出不去,打算在家开个网店,把咱本地的粉条等特产卖出去……”

磊子点点头,“是个好主意!咱本地粉条好着呢,能卖得好……”

车子行驶到城外,银盘一样的月亮早已高高升起,月光给田野笼上银色的白纱。小玉望着路边闪过的招牌,对磊子说:“磊子哥,你开慢点,咱找个饭店吃点饭。”

磊子目视前方,聚精会神地把着方向盘,“饭店都该关门了,回家再说吧!强子和你闺女都该着急了。”

“他们才不着急呢。我出来忙到现在,强子连个电话也没想起来给我打一个。”小玉似乎真的有些生气了。

“哎,强子是个脸面人,嘴上不说,心里啥都有。你不知道咱上学的时候,我啥都争不过他。”磊子认真地劝解小玉。

“哎,一晃十来年了。磊子哥,我一直想问你:在外面干得好好的,咋又想起来把地要回来,种起土豆来了?”小玉望着

车外飞跑的灯光,好像在自言自语。

“呵呵……咱是个农民,地让人家种,不是怕人家说咱不务正业嘛!”磊子说完,自己都觉得有点牵强。

说着,车子下路到了村口。磊子停下车,对小玉说:“我就不往里面送你,以后有事宜语啊!”

小玉下了车,想说什么感谢的话,不知怎么回事,话到嘴边却张不开口。突然,路边的阴影里闪出一个人,拄着拐杖,咯噔咯噔地跳到车前,是强子。

“磊子,走,回家吃饭去!”强子招呼着。

“算了,强子。咱又不是外人。”磊子一时不知道咋应对了。

“你要是不再当我是好同学好兄弟了,你就不去!”强子说话还是那么干脆硬气。

磊子没有了退步,跟着来到了强子家。灯光通明的堂屋里,桌子上摆着干净整齐的四盘小菜,一瓶白酒。小玉顾不得换衣服,就去厨房拿碗筷,再进来两个男人已经碰起了杯子。

强子抬头,望着刚进屋的小玉,好奇地问:“你眼睛怎么了?”小玉笑着抹了一把脸,把碗筷放在了餐桌上,“刚在院子里,抬头看了一下月亮,真亮,亮得扎眼睛……”

哈哈……欢快的笑声和皎洁的月光一起把小院装得满满的,好像今年的好收成。

## □诗 歌

# 打开春天的钥匙(外二首)

徐满元

每一声清脆的鸟鸣  
都是一把打开春天的钥匙

每一缕春风一落地  
都很快演绎成  
两旁开满鲜花的小径

每一朵绽放的花蕾  
都是蝴蝶恋恋的客棧  
缕缕花香都是写在蕊蕊上的一条条恋恋的理由  
无需绿叶和花瓣帮腔

每一座胸前佩戴春花的果园  
踮一踮脚尖  
目光穿过夏天的长廊  
都能看见怀揣丰收  
忙忙碌碌的秋天的身影

## 漏雨的唐朝

不知何时,我总感觉到  
唐朝的雨特别多  
以至于流进了  
那么多优秀诗人的诗行  
像流进屋顶瓦沟一样

我至今还偶尔撑着

一把书本的纸巾伞  
到唐朝各地走一走  
尽管我十分小心  
但还是常常被淋湿衣袖

难道唐朝也是一个  
到处漏雨的朝代  
难道就找不到一个能工巧匠  
去翻修翻修

## 枕头的拦水坝

夜晚一躺上床  
床就变成了河床  
我顺其自然地成了一条  
流淌着疲惫的河流

双眼一闭  
所有的目光都液化为  
放松的浪花  
盛开在酣睡的水面

常有梦的波涛  
反复冲刷着枕头的拦水坝  
枕头傲然屹立  
如海岸边的礁石  
将美梦和噩梦  
都荡漾成嘴角的笑意

## □散 文

# 雪夜红灯笼

耿艳菊

在省城读书的第二年寒假,同学们纷纷拎着行李踏上了回家的路,我却留下来在学校附近的花店打工。花店是老师的朋友开的,其中一名店员有事回家了,临时找不到合适的人,老师便推荐了我。

寒假悠长,回家也无事可做。况且我学的就是园艺,与花打交道是我喜欢的事,且能挣点生活费,在现实生活中锻炼一下自己,我以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

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话,只有村头的小卖部有一部电话,我把电话打到小卖部,请开小卖部的庆大娘告诉母亲,我找了份工作,要到过年时才回。

转眼到了大年廿九,花店给了我800元工资。我没有立即去车站,而是奔向省城的繁华商场,想用自己挣的第一笔工资给父母买份礼物。选来选去,想到父母过年总是要给我添新衣裳,自己却从不舍得买一件,就给他们每人买了一件厚厚的棉衣。

走出商场时,天阴沉沉的,纷纷扬扬下起了鹅毛大雪。我赶往长途汽车站,总算赶上了最后一趟班车。

雪大路不好走,到县城时已是下午5点多了,到处白茫茫一片。而县城到镇上的班车因为雪天已提前开走了,这三十多里地,我该怎么办?

一起去镇上的人有五六个,有一对夫妻我认识,住在镇东街,从前上中学总从他们家门前过。看到熟人,我总算不那么焦急害怕了。这时,有人提议凑钱包车,多出点,肯定有师傅愿意跑一趟。果然,我们出了双倍的车费,顺利揽到了一辆面包车,司机师傅憨厚沉静,话不多。

雪大路滑,司机师傅开得很慢,路面坑坑洼洼的,车子总是打滑。东一晃、西一摇的,车里静极了,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,拼命抓住身边的扶手或座椅,大家心里都担着心,又不好说什么。这

么冷的天,司机师傅的头上直冒汗,但怕分神,也顾不得去擦。

“这种情况,回乡途中的那个桥,车怕是过不去了。”有人忍不住说。我们都知道那桥又窄又陡,平时班车也只能开到桥这边,人下车,过了桥,再换上桥那边等着的另一辆班车。到了桥边,司机师傅实在不敢往前开了,就商量着把车费退一半给大家。桥过后到镇上也就剩下十里路了。大家纷纷下了车,都没有要退回车费。司机师傅一直亮着车灯,送大家平安到了桥对面。

大家继续走了一会儿,不经意间一回头,却发现茫茫大雪中,桥那边一个人提着两盏红灯笼,踏着厚厚的雪,艰难又快速地往我们这边走,正是憨厚的司机师傅。他追上来,把红灯笼交给我们,又给了一把红蜡烛,说:“想起来,车上有灯笼,你们照着路好走些。没有把你们送回家,实在抱歉了。”说完,他才转身走进了茫茫雪夜里。

夜色中,红灯笼暖暖的光晕映着飞舞的雪花,雪夜里心急回家的一行人,一路轮换着提红灯笼,十里雪夜路,走得倒也十分轻快。

到镇上时,父亲和母亲正在镇头上的磨香油的店里等我。店外有一块空地,是班车临时停车的地方。他们不知我何时回来,已经连着两天在这里等了。望着大雪,母亲愁得直掉泪。即便别人告诉他们,没有班车了,他们还是固执地要多等一会儿。蒙蒙夜色里,两盏红灯笼的出现,让他们心里豁然一亮。我听见父亲在喊我的名字,忙提着盏红灯笼奔上去,欣喜地站在他们面前,急切地讲着这红灯笼的来历。“还是好人多。”母亲不停地说着。

那两盏红灯笼,我们一行人商议了一下,把它们送给了香油店。就让它高高地挂在门楣上,去照亮夜行人的路吧。

## □散文诗

# 一片绿叶满眼春

董国宾

雨,滴醒了蛙鼓,滴醒了山野一串冬眠的梦。风,摇曳着时光,抖落了岁月的惆怅与忧伤。山歌,从三月的枝条上冒出,多彩的旋律灿烂了苍白的脸庞。时光催熟梦想,生命之舟穿越岁月的渡口,分娩出一道春的彩虹。

燕翅剪绿了柳堤河畔,蝴蝶紫色的裙裾舞动在美丽的季节里。孩子们的欢笑使树梢愈发青翠,鸟雀的鸣叫唤来满山的芬芳。葱茏的草原,飞翔的马蹄,如歌的日子,闪耀在绽红叠绿的枝叶间,滋生喜悦的季节里。横亘永恒的韵致,让人真切感受到春的风华、春的怡然。

大地绿色的精灵拨动晨曦,感动的记忆在时空的隧道里蔓延。蛰伏一冬的根芽啄破季节的壁垒,不息的生命撞破思念叠起的冰山。热烈而蓬勃的季节,涤荡严冬的冷凝,葱茏出生命的无尽的欢歌。颤动的心灵,搏动季节之魂,催化出满园的柳绿桃红。枝丫上,鸟儿响亮的啼声从巢中飞出。一个透亮透亮的世界,抹去了岁月的黯淡,擎起一片高远的天空。春天鸽群的笑靥,逾越远古的轰鸣,叩响沙漠中的驼铃。白杨树的歌唱,也在骆驼的背上传承。

迷离的春天让大地萌动豪迈的言语,春之序曲将飞扬的思绪记录在永恒的歌谣里。站在春天的堤坝上,我随手采来一片绿叶,仿佛满眼都是春天。

## 春之韵

风箏扯去残冬的寒,春姑娘如约而至,辫子一甩,草绿了,树绿了,祖国的山河变绿了。

春姑娘天生爱唱歌,暖洋洋、乐融融的音符与旋律,把人们从残梦中唤醒,人们从蜗居一冬的陋室中走出,揉揉倦懒惺忪的眼,与春姑娘一起爽朗地舞蹈,心境也在柔婉的节律里惬意地颤动起来。

我迈着自由的步子,在春天的流韵中开始新的探寻。我追逐候鸟的背影。蜜蜂对鲜花的怀念融化每一条大道、小路。孩子们背着书包,一路说着迷朦含苞的话语。春风梳理着柳叶的妩媚,一枝枝新绿带着成长的快乐,伴随着淅淅沥沥的小雨,伸进悠长长长的梦里,照亮了母亲美丽的歌谣。

我陶醉于辉煌的夕照,醉在这一片春色里。童年的歌谣踏着脚尖爬上月光的藤蔓……

飞燕展开黑翅,在春姑娘的梦幻里舞旋。萤火虫总是提着灯笼闯进白昼与黑夜的缝隙里,这轻舞的流萤是故事的精灵,捧着依偎的时光,点燃生命之春的梦魂。奶奶摇动岁月的纺车吱吱作响,把时光摇得绵长而悠远。爷爷的背是压弯了的扁担,满手的老茧受尽了岁月的剥蚀,但爷爷不老的童心却在充满生机的一片片叶子上闪烁。我知道,这是梦发芽的地方。让春天的阳光抒写欢愉,让枯老的枝丫伸向阳光。

在弧形的地面上,祖国的高山、大海、江河、湖泊在崭新的春色里生机无限。春姑娘把最温馨的祝福抛向了祖国的心脏。

我站在高高的山冈上,澎湃进血脉的春之神韵,让我尽情地瞩目着梦开始的地方。于是我大声歌唱一支春曲,忽而觉得四季都美了!



梦园围网

边少卿 摄

## □散 文

# 梅花赞

吉卫平

千百年来,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梅花被赋予了傲岸耿介的品格。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无不为之挥毫泼墨,倾注心声;寻常百姓素来对惹人喜欢惹人爱的梅花赞不绝口,可谓是有情有独钟。

梅花开在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的时节。梅花的色彩,艳丽而不妖。梅花的幽香,清幽而淡雅。梅花的身姿,苍古而清秀。梅花的神韵,傲骨而谦卑。它在冰中孕蕾,寒中开花,雪中绽放。看银装素裹,分外妖娆。靠寒采彩,傍雪取势。独领春天之风骚。

梅花没有牡丹雍容华贵,没有菊花尊贵典雅,没有荷花婀娜多姿,却有着一股超凡脱俗的傲骨。在文人墨客笔下,字里行间字字珠玑,已然化作流传千古华夏民族的精髓。

古今诗书画者来此徜徉, 寄放身心。踏雪寻梅,赏梅之余兴之所致,把酒赋诗后的咏梅或仰天长啸,或挥毫泼墨把心中对梅花的品格、灵魂、骨气,不畏霜欺雪压,总是欣然开放,吐露芬芳,那种“零落成泥碾作尘,只有香如故”的神韵,跃然纸上。既见气韵,又见气节;既合风尚,又具风骨;既婉约

## □小小说

夜已深,身边的媳妇早已发出均匀的呼吸声,郑志城却还没有睡意。他的脑海里像有无数个小风车不停地旋转着,转过之后留下一个个圆形的格子。他一路跟着风车,往那些格子里填进去自己的一些想法,等那些格子被他填满了,他兴奋得一下子坐了起来。月亮在天上笑着,他抱着自己曲起的双膝,在被窝里笑着。

天刚放亮,郑志城就爬了起来,披上棉袄出了家门。外面已有暖意,春节前落的一场雪,已经化得七七八八,只有背阴的路边还能看到一些残迹。今年年后立春,但空气中已有春天的气息。他走到村西头,敲开了村主任孟庆凡家的大门。来开门的孟庆凡一边揉着惺忪的睡眼,一边说:“我的书记啊,咋这么早,又有啥新任务了?”郑志城一边用手搓着脸,一边往屋里走:“有事跟你商量。”

落座后,郑志城说:“昨天张五和柴六因为一块钱,打起来了。”

“就因为一块钱,至于吗?”孟庆凡一脸的狐疑。

昨天下午,郑志城正在办公室里忙着,张五和柴六带着满脸怒气闯了进来。见到郑志城,柴六就把自己的熊猫眼递过来:“这小子下手啊,悬了没把我的眼睛打瞎了。”张五也不示弱,伸出被柴六咬破的大拇指说:“这

家伙属狗的,张嘴就咬人。”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:“书记,给我做主!”

这张五和柴六都是外出打工人员,春节前才回到村子里。村里的男人基本上都外出打工,正二月扛着行李卷走,冬腊月揣着几万块钱回村。回来后的男人们,难得清闲,每天吃完早饭,都去村子里最大的云云超市坐坐,搓搓麻将,打几圈扑克,说说外面的见闻,唠唠自己的打工经历,但都是小打小闹,输赢个块儿八角的,闹个乐和。老婆也不深管,知道男人一年在外面不容易,在那聚堆玩玩等于休闲了。张五就是因为柴六麻将桌上欠他一块钱,俩人三说两说就动手打了起来。郑志城听完事情的经过,严肃地批评了两人,直到俩人诚恳地承认了错误,握手言和,才放他们走了。

“你有想法了?”孟庆凡太了解他这个老搭档了。

“我想建一个精神文明活动中心,开展各项娱乐活动,麻将、扑克、象棋、广场舞、大秧歌,还可以放电影,搞戏曲歌曲演出,大家各显其能,喜欢啥就玩啥。我们还可以搞各项娱乐活动的比赛,比如象棋、扑克、麻将等比赛,产生日冠军、周冠军、月冠军,月冠军还可以给一些物质奖励,比如毛巾了,脸盆了,被子了,以此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。”

“对,不错的主意。”郑志城赞许道。

“只是这笔奖励资金你打算从哪里出?”孟庆凡打断兴致勃勃的郑志城,提了第一个关键性问题。

“可以搞会员制,每个会员一个月上缴10块钱会费。”

“会费不多,有普遍接受性。这么大的活动中心,场所怎么解决?”孟庆凡提出了比费用更为关键的问题,“总不能在露天儿玩吧?”

郑志城冲着孟庆凡玩味地一笑。孟庆凡马上说:“你别说出来,让我猜猜。”他眼珠一转,“你是不是相中我的婚礼城了?”

郑志城的拳头就落在孟庆凡的肩头上了:“真不愧是老搭档,一猜一个准儿。你看吧,当初你响应号召,喜事新办,主动废弃了那个婚礼城,如今已经搁置两年多了,老话说,房子不怕住,就怕闲放着,你肯定……”

“行了,我知道你连做梦都想把这婚礼城派上用场,我哪能让你美梦落空?你继续。”孟庆凡做了个你请的动作。

郑志城投过去一个赞许的目光:“你看哈,一楼的大厅做广场舞厅、大秧歌厅,兼顾电影放映厅。楼上有四个雅间,一个中厅。四个雅间,分别是象棋厅、扑克厅、麻将厅,余下

那个临场发挥。中厅做演艺厅,戏曲、歌曲,穿插着来。”

孟庆凡竖起大拇指:“很具体!”

“那么说,你同意了?”

“当然同意了,那冷冰冰的婚礼城就要有人气了,多好的事啊!”孟庆凡的老婆接口说道。

孟庆凡满意地看了老婆一眼,转过头来对郑志城说:“这下我们可有的忙了。”

郑志城说:“每种娱乐活动都要设置专门的负责人,负责人在村民中间产生,由村民们推荐,咱只做辅助工作,帮助解决一些实质性问题。”

“我举双手赞成。书记,是不是现在下发开会的通知?”孟庆凡故作严肃地问道。

郑志城也绷住脸:“孟主任听令,马上通知下去,早饭后党支部和村委会成员到村委会开会。”

“得令!”

俩人终于绷不住笑了起来。孟庆凡的老婆把饭菜端到桌上,郑志城也不客气,坐到桌前。孟庆凡说,“春天要来了,村里很多年轻人也愿意留在村里了,除了活动中心,我们还得给他们找好致富项目。”郑志城说:“必须的,活动中心只是休闲的,干事业不能落下……”